

教授的女儿

皮尔斯·保罗·里德著



教授的女儿

〔英〕皮尔斯·保罗·里德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Piers Paul Read

THE PROFESSOR'S DAUGHTER

J. B. Lippincott Company,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1971

根据费城和纽约利平科特公司1971年版译出

教授的女儿

〔英〕皮尔斯·保罗·里德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翻译组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字数 203,000

1979年1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书号: 10188·8 定价: 0.79元

内部发行

小 引

《教授的女儿》是侨居美国的英国青年作家里德继《容克们》、《道逊修道士》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反映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形形色色的生活面貌。该书于一九七一年出版后，风行一时，成为一本畅销书。

《教授的女儿》以一个哈佛大学教授一家和他的几个学生为角色，通过他们不同的经历、信念、生活和冲突，描绘美国两代知识分子各各不同的政治思想和生活道路。当时美国社会动荡不定，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连续出现；反战运动、黑人抗暴运动、女权运动此起彼伏，遍及全国；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役龄青年逃避兵役不时发生。面对这动荡的现实，知识分子彷徨歧途，不知走哪一条路才好，于是，从学院式的空谈社会主义到所谓“格瓦拉道路”，从热中于政治暗杀到消极颓废的“嬉皮士”，从纵情声色、及时行乐到吸食“大麻叶”、“幻觉剂”麻醉自己，形形色色，无所不有。《教授的女儿》在这些方面都有所反映。作者在全书结尾还企图对那些感到条条道路都不通的知识分子指点一条出路。作为一个出身于英国豪门贵族家庭，而且在垄断资本制度下青云直上的作家，他所指点的出路，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要大家去拥护“鸽派”人物，竭力维护现状而已。

《教授的女儿》一书对认识美国社会现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的一些黄色描写,我们作了删节。

有人认为现代社会总是在不断改变面貌。但我本人认为，恐怕这个社会最终将势必固定于同一制度、同一偏见、同一风尚，以致人类停滞不前，无所进展；人的思想将始终游移不定，产生不了任何创见；人们将在徒然无益的个别琐事里浪费精力；尽管万物继续运转，可是人类将停止前进。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①：《美国的民主》

^① 德·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著有《旧制度与革命》等书。

引 子

1

一九六七年秋，只见一个姑娘跟踪着一个中年男子穿过波士顿街头公园。快到傍晚时分。空气又冷又湿。天色灰蒙蒙的，一片深绿色的草茵和黑黝黝的树干。姑娘穿着一件棕色外衣，领口露出里面的黄色羊毛衫。两条长长的腿上套着一双赤褐色的长袜，袜子颜色和她脚边的枯叶相称。

姑娘脸上表情呆板。她眼睛睁得挺大，目光直盯着前面那个男人的肩膀。她的鼻子细长，冻得通红；嘴巴紧闭着，皮肤紧贴住牙床骨。只是她的嘴巴显得欠端正，与她的清秀的面部很不相称。

她所跟踪的那个男人的模样同她大不相同。他固然也长得五官端正匀称，但是满脸是肉，看不出骨头的轮廓。从远处看，他那副平整的面貌倒使他占了些便宜；可是走近一点他就难看了，鼻子肥大，嘴唇又厚，脸上疙疙瘩瘩，而且都是麻子。他的体重原已不轻，再加上一件有垫肩的短上衣，人就显得更笨重了。他的裤子紧裹着两条腿，没有好好烫过。他一扭头，粗壮的脖子就露出衬衫领口，只见领子都被脖子上的污垢所沾染。至于那条领带，虽然色泽鲜艳，但在打结之处却由于手

指的污染而脏得发黑了。

他们走出街头公园，踏上阿林顿街，往查尔斯河方向走去。来到比根街北侧一幢公寓房子，她打开了门。这里原是波士顿富人的住宅，现在分隔成了一套套的公寓。她的住处是在顶层。那男子由于长得肥胖，爬了几层楼梯，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他在狭小的回廊里歇口气，才上楼去……

事后，姑娘哭了起来。

“对不起……你走吧……”她说。

“好了，”他说，“反正我也该走了。”姑娘悄悄地哭着，走到房间一角的梳妆台前，呆呆地站在那里。

“嗨，别再哭了，好不好？”男的说。

姑娘不作回答。她好象已停止了抽泣。“好热呀，”她说，就向窗口走去。

“你当然热啦，”男的说。

她拉起窗子，这是一扇吊窗。

他继续往下说着，“你们这些女大学生呀，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她坐在窗沿边，两腿往窗外一甩，就掉了下去。

那男人正在整领带。“喔，天哪。喔，啊唷，啊唷，我的天哪，”他说着。他走向窗边。下面是查尔斯河和纪念大道。他顺着紧挨楼房的小巷望去——却看不到她的身体。他再凑近墙边一看，才发现她的身体趴在相隔两层楼的太平梯上。

“老天爷，”他说。

他把头缩进卧室里，向四面扫了一眼，找到了自己的上

衣，捡起披上。接着，他便离开了这个公寓，下楼走出门去。他一直走到联邦大街，才发现有个公用电话亭。在这里，他拨了市警察局的号码。

“喂，”他对着话筒说，“这件事跟我不相干，可是这里有个姑娘的躯体躺在太平梯上。”他报了地址之后，就挂上了电话。

2

警察冲进公寓三楼，就从窗口上把不省人事的姑娘捞了进来。几分钟后，救护车应召而来，将她送去抢救。

于是，警官带着巡逻警再上一层楼。“她肯定是不止从这里跌下去的，”警官说，一面登上了顶层。“这儿才差不离，”他说。屋里没有人声，他便掏出一串万能钥匙，开了进去。巡逻警跟着也进去了。

门廊挺小，衣钩上挂着一件灰色外衣。他们走进起居室，室内整洁，陈设朴素，色调柔和。架上有书籍，四壁挂着画。

“不是这边，”巡逻警说。

“知道，知道，”警官说。

他们又回到门廊，走进了卧室。

“唔，瞧这个，”警官说。

窗子敞开着，床单搞得绉绉的，一半拖在床边。

“看来象打过架，”巡逻警说。

“在床上？”警官问。

他向窗口走去，可是还未到窗口，看到地板上有一双赤褐色的袜子，就俯身把它拣了起来。

“嘿，看来是干过什么勾当，”巡逻警说。

警官不作声。他看看袜子，看看床上，又看看打开着的窗子。

“你看是怎么回事，长官？”

“我们还是跟局里挂个电话吧。”

派来的侦探又年轻又精明。他同样把这些东西一一过目——床单和扔下的袜子，然后走到窗前。他往下察看太平梯，接着朝室内看看，然后又看看房间那头的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她是什么人？”他问道。

警官耸耸肩膀说：“门上没有姓名。”

侦探点了点头，穿过门廊，回到起居室，在书桌前坐了下来。他开始翻阅几份材料，好比银行出纳员点钞票似的。最后，他抽出了一封签着“爸爸”字样的信。他一面查看印在信笺上的姓名，一面舔舔牙龈，独自点头。

3

侦探彼得森驾车从波士顿过查尔斯河，直驶坎布里奇。这时，天色黑下来了，快到晚上七点钟了。他开上马萨诸塞路，穿过哈佛广场，除了偶尔舔舔牙龈外，他的脸上没有表情。车子里的收音机传来的消息，都与他无关。

开到布拉特街，半路上，他刹住了车，下车来，挺起身子

站着。之后，他向前走了二十来码，在马路拐角的沿街花园里的一座巨宅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底楼的房间有灯火。侦探走到大门口，迟疑了一下，按了按门铃。

来开门的是一位男子，年龄在四十五到五十之间。他透过夏天留下来的纱门，对侦探看着。

“我是彼得森，”侦探说，“是波士顿警察局的。”

主人推开纱门。

“你有一个名叫路易莎的女儿吗？”侦探问道。

“有的。”

“是住在比根街的一个公寓里的吗？”

“是啊，不错。”

“教授，我怕她出了什么事啦。……”

“请进来吧！”

彼得森跨进门去，立即置身于一种明亮雅致的气氛中；长长的门廊、淡黄色的墙壁、开阔的楼梯、雪白的栏杆。

“请到书房里来吧，”教授说，“我想我们暂且别告诉我妻子，让我自己先了解一下。”

“好的，先生，”彼得森脱下帽子，说着。

他们走过门廊，来到一个小间，四壁排满了书籍。房间的一边摆着一张古式的皮面书桌，在另一边的壁炉前斜放着两张装上套子的靠手椅。拉特利奇教授就在一张靠手椅上坐下，身子往后一靠；彼得森侦探坐在另一张靠手椅上，双手捧着帽子，两肘搁在膝盖上。

“她是从卧室的窗口摔到隔了两层楼的太平梯上的。现在她在马萨诸塞总院。”

“请问，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怎么说呢，先生，我们没法问她，你知道，因为她失去了知觉，可是有证据足以证明，还可能牵连到另一个人，有人向我们告密的，因此我们得知她摔倒的地点。再说，她的卧室里……很凌乱。”

“唔，”那位先生点点头。

“当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点也不了解——目前还不够了解。”

“唔。”

片刻间两人都没有作声。

“也许，”侦探说，“也许，你愿意打个电话去医院问一下吧？”

“唔，”教授压低嗓门说。“唔，当然。”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查着电话簿。

“7262000，”彼得森说。

“唔……唔，对，”亨利·拉特利奇说。他拨了号码，等电话接通后，就询问女儿的情况。他倾听着，谢过了对方，就把电话筒放回了原处。

“她清醒过来了，”他告诉彼得森说。“情况并不严重。受了震荡，折了一根肋骨……旁的就没什么了。”

侦探点头说：“她还是很走运的。”

“是啊，”亨利·拉特利奇说着，又坐了下来。他把左右两手的指尖对按着说，“怎么会出这事的？”

“恐怕，我们只好问她本人了，”侦探说。

“对，对，那当然。”

“也许，你愿意同我一起去医院吧？”

“行啊。那就得麻烦你了。”

两人都站了起来。

“那么你的夫人呢，教授？”

“我去告诉她……请等一会儿。”

侦探站在壁炉边，看着那瘦长个子的学者离开书房。他浏览了四周的图书——霍布斯^①、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的著作。他的目光停留住了：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弗·伊·列宁著《国家与革命》、约瑟夫·斯大林著《论列宁主义基础》。

他听到一个妇女的嗓子——有些粗糙——从门廊那头传来。“啊哟，天哪……她摔伤了没有？哎，真不出我所料。我不去，你去吧……我不能去……我动不了。”讲话含糊不清，一面打着隔。

教授回到书房。他的头发花白了，修剪得不长不短，与他衣着的裁剪一样讲究。他脸上的皱纹已很明显，颇有特色，正象他身上的洁白衬衫和脚上晶亮的皮鞋那样，与他那出众的仪表非常相称。“我们现在就走吧？”他说。

他们驱车再次经过哈佛广场。“如果另外有人牵连在内，”侦探说，“我们会找到他的。”

教授点了点头。两人都不作声。

“噢，先生，如果你女儿有什么问题，也许该让我们知道才是。”

① 霍布斯(1588—167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没有，”教授摇摇头说，“她今年上半年才结婚……后来他们闹翻了。这件事一定使她很烦恼的。”

“她年纪轻轻的，经不起吧。”

“唔，她结婚太早。不久就离婚了。”

“这样说来，也许是她自己跳楼的啦？”

“唔，可是……我也说不清。你得问问精神病专家费希尔医生。”

4

“有证据说明，”医生说，“在跳楼之前不久——其实，就在跳楼前一会儿，你女儿跟人发生过关系。”

教授默不作声。他们三个人并排地在走廊里走着，教授的眼睛看着走廊前头。

“这跟她的伤势无关，”医生说，“不过，我们不得不对她进行检查，情况……嗯，很明显。”

“这情况对头，”侦探说。

“最好请费希尔医生来，”教授说。

他们走到病房门口。彼得森离开了他们去请精神病专家。姑娘的父亲和医生进病房去看她。她仰卧着，穿着一件背上系带子的病号穿的白长衫。她的头发已经梳过。双眼闭着。一位护士隔着病床，坐在病房另一边。

“只能谈一分钟，”医生轻声说着，“她需要休息。”

亨利·拉特利奇点点头。他走近病床，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向着他女儿探着身子。她眼睛还是闭着，他也就没有作

声，但后来她睁开了眼睛，他就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她转过头来，一看是她父亲，便又毫无表情地回过头去，面对着天花板。

“可怜的路易莎，”亨利·拉特利奇说，“我感到不安，我可怜的小姑娘。”

她脸上仍无表情。

“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路？警察要了解一下，你是摔下去的吧？”

她不作答。

“有个男人在场吗？有人在场吗？你告诉我，宝贝，我可以对警察说呀。……”

她把脑袋转向墙壁，闭上了眼睛。

5

费希尔医生正在参加一个宴会，彼得森还是把他找着了。他答应来。女主人见他披上外衣，请他别那么急着要走；他笑着耸耸肩膀。“我有个病人，她刚从窗口摔下楼去了，”他说，“所以……”他又对她微微一笑——她是一个有钱的漂亮女人——他答应一定回来。

他到达医院时，拉特利奇教授独自坐在休息室里。他们相互握手。

“她不愿同我谈话，”父亲说，“抱歉得很。我本该先等你来。”

“不，不，”费希尔医生说，“你先谈谈看，这也很好。”

这位精神病专家，虽然已经中年，却是衣冠楚楚，他的衣

着同姑娘的父亲一样讲究，衬衫整洁。他们一起走下那空空荡荡、灯光暗淡的走廊。

“怎么回事？”费希尔医生问道。

“我们也摸不清。有人打电话给警察局，说她摔倒在她公寓下面的太平梯上。他们找到了她。她往下摔了两层。本来她可能要一直摔到底的。”

“是啊。可也怪，……我真想不到她会这样干的。”

他们走到病房门口。

“你还是让我一个人进去看她吧，”精神病专家说。

“好的……好，当然。”

亨利·拉特利奇等在走廊里。费希尔医生跨进病房，站了一会儿，象有点犹豫，然后做了个手势，示意护士离开病房。他走到床边。他的病人路易莎还是同早先一样仰卧着，闭着眼睛，脑袋侧向墙壁。

“路易莎，”他轻声说，“路易莎？”

她睁开眼睛，向他看了一眼。

“哦……是费希尔医生。”

“好一点吗？”他轻声轻气，特意表示得很关切。

“唉，”她开始说道，“……你也知道。”

“是啊。你摔了一跤啦。”他说着在床边坐下。

“爸爸走了吗？”

“他还等着哩。”

她摇摇头说，“我为他难受……我真……不过，我希望他离开这里。”

“他会离开这里的，路易莎，他会的。但是他担心。”

“唔，可我已经好了呀。”她的声音变得生硬了。

“是不是……是怎么回事啊？”

她叹了口气。

“干什么呀，路易莎？我是说……我以为你已经把这件事放开了。”

“是的。我也没办法。你也知道……事情发生了……说来就来。”

费希尔医生看了看表，说道：“且慢，路易莎。现在你得睡一下，如果你喜欢我来的话，我明天再来看你……这样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嗯。”

“现在你睡吧。”

“嗯。”

专家站起身来说，“当时可……有什么人在场？我想警察需要了解这个情况。”

她闭上了眼睛说，“没有……真的没有。”

6

亨利·拉特利奇回到家中，看到妻子还在原处，没有走开。她坐在起居室里等着，酒杯里的波旁威士忌和姜汁酒还是原来那么多。

“我说，这丫头怎样了？”她问。

他没有回答她的话，只是问道：“劳里睡了吗？”

“她睡了……是的。”